













咬緊我他們牙關  
克服接近勝利困難

——交撰刊專且元版北華報日華新爲令司總副彭軍團集八十——

[illegible]

日益走上絕路的敵國財政

日寇這次發動太平洋侵略戰爭的前後，召開了兩次臨時議會，一次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召開的第七十七屆臨時議會，一次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召開的第七十八屆臨時議會。而最近於本月二十六日又召開了第七十九屆通常會議。橫在這幾次議會面前的最重要的中心課題，便是日寇政府提出的龐大預算案，特別是軍事預算案。這真是一個難題，不僅使所有出席的議員們爲之頭痛，同時亦爲日寇軍閥們內心所焦慮。

五年来，日寇爲戰爭，已耗費了巨款了，無可抵償的巨債，對這樣龐大的支出，如何來籌措呢？賀屋藏相已經明言，「政府計劃由租稅增稅增加國家之收入」。除了租稅之外，主要則係依靠增發公債。

其搜括之說，主要的有兩項辦法。以已增稅五次，一九三七年增設礦相增稅一次，同年賀屋藏相增稅一次，一九三八年賀屋藏相又增稅一次，一九三九年石渡藏相增稅一次，一九四〇年青木藏相增稅一次，最近賀屋藏相又公佈了六次三千萬元之增稅案，「東京新聞」披露了八

在我們就從一七七事變一算年起，把日寇每年的一般總額列表如下：

（單位百萬元）	一九三七年	一九三八年	一九三九年	一九四〇年	一九四一年
（單位百萬元）	二八七二	三五一四	四八〇四	五八二三	六八六三

敵國的稅收，雖然年有增加，但抵不住大量的支出，所以主要的財政來源佔百分之八十三的數目是靠增發公債來填補。下表一是包括自一九一八以來累年發行公債額的總計數目。

（單位百萬元）	一九三七年	一九三八年	一九三九年	一九四〇年	一九四一年
（單位百萬元）	一六〇〇	一九一五	三二八四	三八八四	三八八四

這是原則上的錯誤

在興縣公農工作中心，在開劃村下，開劃幹部中，發現了如下不正確的作法：

一、不認真組織大業，表現在：某村在公農工作結束時，不按政府關於難糧折合的規定，完全用「二折一」的辦法去計算。結果總產量減低了，（因為把麥子、草麥、豆等都對半折了）而不照應徵的數目，形成在聚眾大會上，用「自動」或「民主」的給個別老百姓再增加一些，來「完成」原定數目。因此使政府及多出糧的吃了虧，多種麥子及草麥的人佔了便宜。

二、爲了完成任務，不擇手段，不執行政府公農條例，拿紀政策。表現在：某村因工作不深入，調查不徹底，機械的使用「標準田」，使某些貧苦羣衆吃了虧，富有者佔了便宜，結果任務完不成，並且使某些羣衆不滿意。這時候某些幹部却說：「反正足影響不好了，就不好到底吧！」其次：在任務完不成時，可採用「給個別別人（富戶）原原的，明地或暗地給別人加的辦法。共有三種：一是在產量上暗地加一些，提高產量；二是在應徵的數目上加，如石三成成了石五、石、或成了石二等，三是對個別免徵戶（特別是去年出糧多今年免徵的）在多數幹部一估計下，應徵出「又能用起的即按每口出糧四斗。這些多出的人，就「暗地換了一棒」。人家問：「算的對吧？」一對：「沒有錯兒。」這是幹部的圈套。人家要看登記冊時，即說：「送到區上了，不好查了。」

還有某村在產量登記時，某家主人不在，少數幹部替人家登記了。主人回來不承認時，這是一民主，「你能出起口」還是給人家的回答。

以上這些，很明顯的，是說難糧聚眾，違紀政策的現象，是原則上的錯誤。但是，這些錯誤在個別幹部中，存在一種不正確的理解，只是認爲單純工作方式上的缺點，否認是原則上的錯誤，並且拿出他自己的「理論」來，說是「爲了省事」「沒時間」「人少忙不過來」等等掩飾自己的錯誤。甚至在那去批評時，還拿什麼「客觀原因呀」，「幹部及羣衆環境」等等一套，企圖把錯誤完全推到「客觀」，自己却是「自主無瑕」。可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具體表現，必須從思想上清算，加以糾正這些錯誤。